

詩·畫·影·展



■ 北極星詩社 / 美的杏畫社 / 攝影社 ■

大禮堂的迴廊

樸虹

然後我來到

立於枯紅的磚柱旁

推開雙睫，讓焦距量入

心形掛燈的古老

向陽的凹廊又昏黃了

真的很古老，柱躺在粗磨的石板上

雨絲來時，吹在廊面，一如落在

烏裂的龜壁，然而柱還是立柱

一聲踢蹴可以奔回現代

葉子飄也可以帶去古老

那輕甩着長髮的女孩子來了

踢蹴 古老 現代

是一只心形掛燈的蛻變

在空間和時間之外，只有莊重的綫條矗立
幽遠地宏音：「我就是力量
朝聖的弟子們，拱我吧！」



黃文欽作品

洪輝雄 畫像

一九六九

如何我能穿越你鏡中的形體
如何我能擁抱你童年的回憶
哦 閃耀的星辰
你無言的光芒如春天的搖籃
飄浮著我母親的夢幻

一九七〇

基督啊

如今有誰能穿越解剖抬上「震耳欲聾的寂寞」

有如

調色盤上米蓋朗基羅的血
凝成一張風化以前石質的睡臉
黃昏時

古羅馬的廣場遂在他額間展列
一道道花崗石板雕鏤的歲月
時而 群鴿捷息

或啄食 或振羽而去
恍如黑板上白色的休止符
默默地述說昨夜的夢囈



■ 黃文欽作品

盤古

盤古同溯十個月，故鄉
猶是天地混沌人神不辨的棲宿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您把感恩答案成「烽火止炊」的告示

以石斧接生 盤古如是

生命的液汁環拱子宮 在故鄉的瞳孔裡

石斧不伐唯液汁盈盈

您的神經導向地心您的觸覺遍展青空您

耳聽四方眼觀八位您的

烏髮網核塵罩燉火

故鄉的風景迅染季節且揮喚氣候自如

雖知您不健忘

今日之外明天不復有記憶——

時間已斷空間已崩萬物俱葬衆星俱黯

而血液的體重恒容

速寫

時光隧道的工程師駐此

您的眼神導航歲序

您的語音建築星座

銀河排列成天文 在故鄉凝視中

川嶽組成地理 在故鄉冥想中

水流是您的光明

磨擦是您的溫暖

電子繞行成博物

遞予即交通

竹簡在此電腦在此

北平的天安門在此，紐約的帝國大廈也在此

任故鄉例外

泣淚爲渠渠爲河自成系統

故鄉阿倘能例外？

故鄉組曲

黃混生教授■畫

斐晉妥■詩

鄉思

不欲見地圖倒掛千掌垂懸

故鄉的鐘擺如史氣象即大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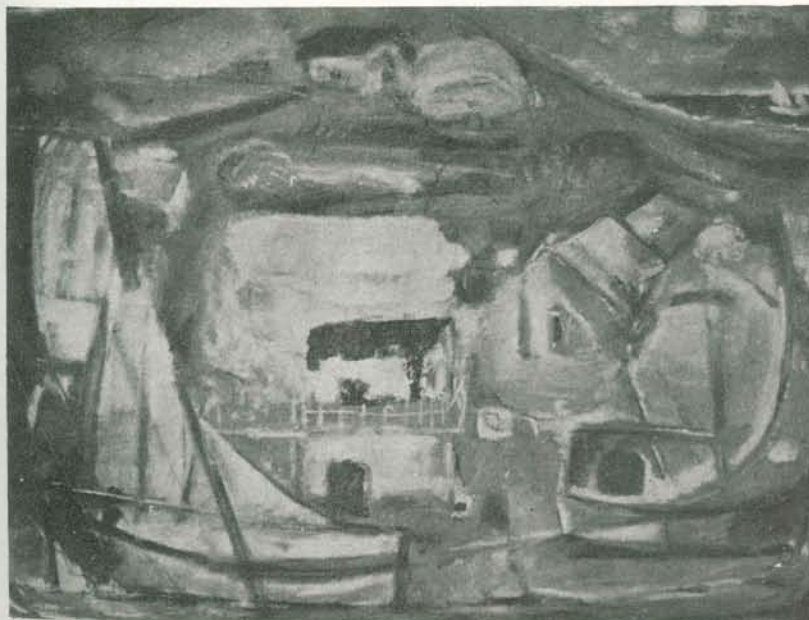
故鄉的螢火蔽陽光以螢火 而今呵

憑誰問：一日之焚兵燹千年？

眉燃且止，暫止燃眉否？

「吾鄉！吾鄉！吾鄉……」

憑誰問？
五十九、一、四



李文顯

一個午后的夢境

那圖騰的霧底少女，伊半裹着
稀薄的韻律底輕紗，伊踩着
繽紛的絲絨質底脚步，伊悾然地舞入
我的視覺底慾情，且又無忌地逗戲
我所有的文化底羞澀：我便奮發一整個家族底
潛藏的浩力，以羿底射神之箭底瘋狂，
更配合着獅底偉雄的撲姿，猛躍狂投，死命地，
投向伊那完美的形體。但是，啊！突然地，
伊的全部的馨香的線條，氤氳成烟，
再狂颺成熊熊的熾熱——啊，火焰！火焰！

（我的內心狂喊：Taboo！Taboo！Taboo！）

然後是高揚的火焰，火焰飛幻，
火焰，再度，飛幻成就一個光灼的圖騰，
一個遠祖們底夢魘中的意象，一個霧底少女；
而一樣地是着韻律底輕紗，一樣地是
蹂躪繽紛的絲絨質底脚步，以及
款擺着全部的馨香的線條底疊惑，
伊美麗地屈身向我，優雅地層層揭露
重重攔圍着我的覆蓋，以及
一切藏隱着我的意蘊：我行將狂悖而望死——然
而，突然地，軟柔的纖手攫出如爪，溫甜的紅唇
咧裂成猙獰的巨口將我吞噬——啊，深淵！深淵！

（我的內心狂喊：Taboo！Taboo！Taboo！）

然後是洞黑的深淵，還有那解體的迴旋的深陷，
無助的解體的深陷，無休止的深陷：
以及光怪的音響，默闐但却是可耳聞的，
以及呼嘯的五彩，無狀但却是可目觸的；
以及嘔心的墜墮成爲一個赤裸的翻滾，
拖曳着絕望地驚怖的銳叫底長髮；
以及切割的折騰——我的所有的蛇蠕着的器官
寸裂分斷，且消溶，消溶成爲一灘黑色的水，
一泓刺骨的寒顫——啊，冰冷！冰冷！

（我的內心狂喊：Taboo！Taboo！Taboo！）

然後是鑽心裂膚的冰冷，以及恍惚與盜汗；
而依稀地，只是依稀地，我企圖去意識
窗外的世界底喧囂——它們從所有呆張着的缺口
逃逸而跌碎，如撞擊在大廈底平頂上的陽光，
慵懶而疲乏地散落在陰影底街面上，
成爲一些無轍跡可尋的迷失，
成爲一些跋涉在乾啞的長笑後底單調的啜泣；
而隱約地，只是隱約地，我企圖去分辨
室中的事物底交錯的羅列——它們在浮游中固定着，
在固定中浮游着——而至於它們的顏色，
繁多而變幻的，似乎在一陣輾轉之後，
都淡於病態黃的石灰壁中。而仍然

（我的內心狂喊：Taboo！Taboo！Taboo！）

而仍然，我徒然地向着清醒底高峯攀援，
以一種灌木叢底掙扎，又枯黃又凜冽
又曲撓又堅硬的：我的水份都乾凝成土，
龜裂着的燥熱的土；我於是向藍天呼救，
向所有的遙遠伸出渴求的枯枝——但是藍天與遙遠
展攤成爲一張巨大而腐朽的紙頁，嵌印着
滿幅鮮紅的「星期日」底血字的，它飄碎灑落，
灑落做許多閃爍的碎玻璃，先是游離浮泛着，
然後，突然滙聚地，零亂地射貼在我的眼鏡片上——
終於，我的整個存在發出全部的危險底警號，
並在一忽痙攣的衝刺之後，我於是突然張放
我的瞳仁——但是，迎面向我的眉間撞來的却是
片片銳利的陽光，它們從百葉窗底所有的隙隙間
砍切進來，把我零遲在麻痺的床上。之後——
——只是無意義的喃喃：

Taboo！Taboo！Taboo！Taboo！Taboo！

Taboo！Taboo！Taboo！Taboo！Taboo！

攝影 ■ 陳冠任



不死的火鳥

沒有失落沒有死亡

黑夜所吞噬的

黎明將再奉還

在冬神抹白了的翠微裏

冬青永遠吞吐芬芳

瑞永

雖然未能吻遍每株向日葵

風兒的片唇依就如是燦亮

是的，沒有失落

當希望尚未昏迷

日子的脚步總是編織着彩色畫布

也沒有死亡

中子的驕傲

在身爲爆裂之父

延續的代言人一種籽

何嘗怯於泥中的黑暗

鵝卵石嫵媚了溪流

人的精神流佈中

信 望 愛

將展翅翱翔

穿上藍天戴上白雲

與北斗共沐於七彩銀河

是自己的擁有者

自己的立法者

生命

坐鎮時空的綿恒

衣以山海彩以日月

飲千年露睡萬古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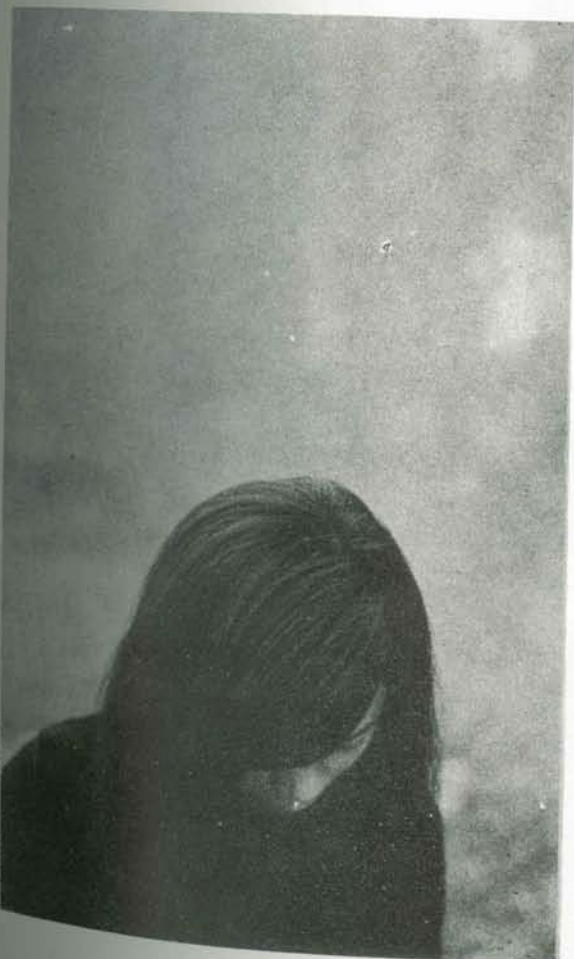
生命是一隻不死的火鳥

沒有失落沒有死亡

生命是一盞無價的長明燈

一隻不死的火鳥

攝影 ■ 楊添貴



壯

爸媽與他的交響

選曲

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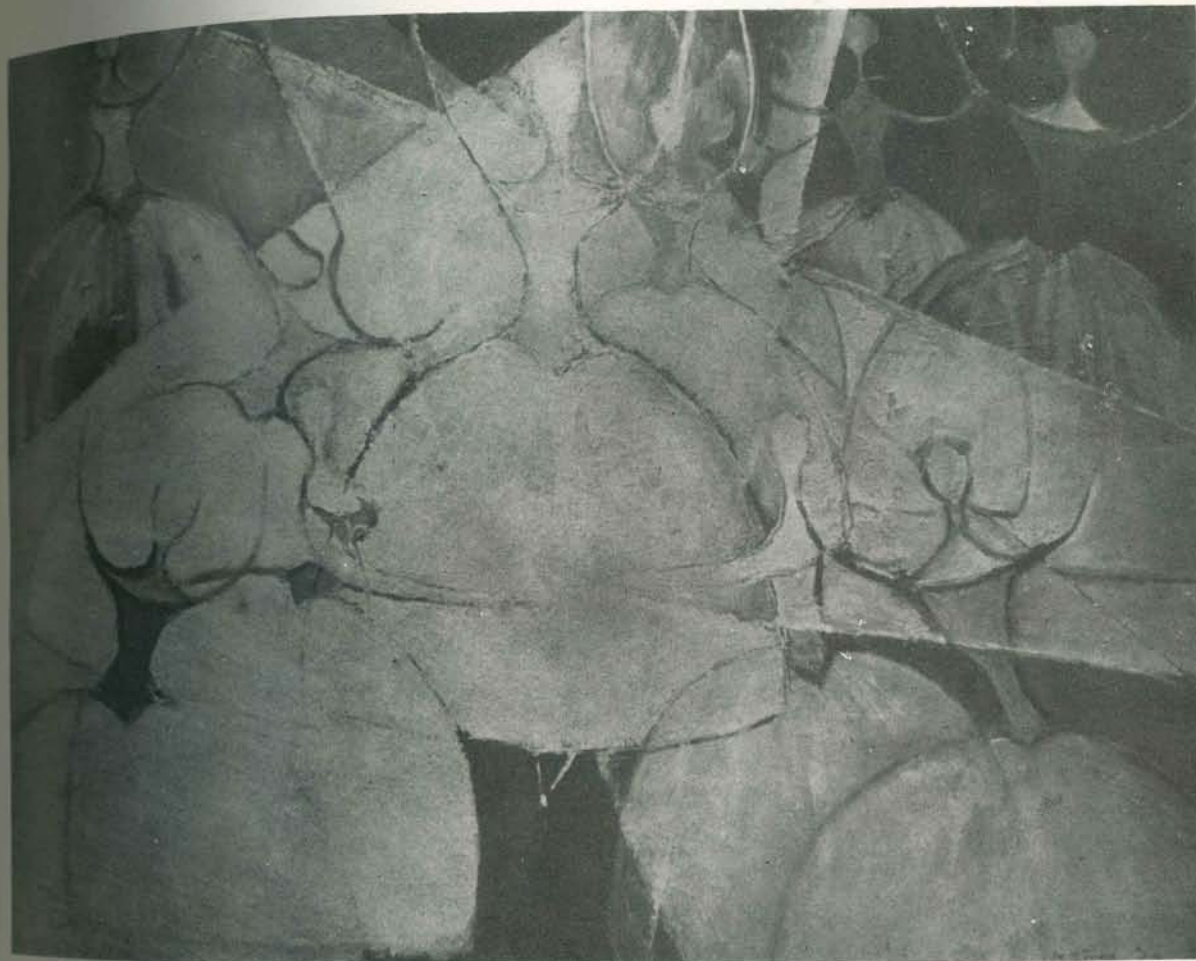
西裝，
蓋住了
阿牛的童年，
成一串串——
是美麗的真珠。
然而，
他的日子，
咬在嘴唇上。
如
被拋出的切線
劃在
時空的圓外。
在那裏，
他，生長，
也失落了。
是童年
竊走了
與圓相交的那一點。

因此，
他必須
再劃出一個圓。
然而
在軌跡上滑行，
不是真珠，
而是
他自己的拳頭。
於是，
他變成了孔雀——
別人的注目是羽毛。
別人的眼睛是彩點——
閃閃的。

窒息

嘉嘉

擺動 失重的四肢
挪移 找尋棲息的眼光
遂行於 試管與檯燈之間， 滯笑
笑所有動物 蠕行扭曲於
香波底下。
跳出白色的圍牆， 縱躍於
睫毛與睫毛之間的睫毛與睫毛之間的黑線。
傾吐摻雜灰塵的呼吸
擎一掬黑色的活水 濡濕
乾的嘴唇。
繞行於佈滿血絲的藕裏，
撇開朝向砂丘的歸宿的臉，
掙扎 嘶聲
觸到四面漸攏來 漸攏來的惺紅
惺紅的牆
遂哭 哭
一聲被哽扼的窒息。



董光世作品



假若 伯烈

假若我是一顆星
就要滿注一樽清輝
覆映你淳真底睡臉
而後輕輕溜入你底夢

假若我是一陣風
就要吹動你絲絲春心
呵護着愛底幼苗
看它在肥腴底莊園茁壯

假若我就這般逝去
就要不斷呼喚你底小名
直至死神底雙手
又緊我底咽喉

假若我是你
就要瘋狂愛上我底影子
引它跳躍旋舞
旋舞出一大朵青春花

假若我就要就要就要愛上你
你將以怎樣眼光看我？

新鳥

季雲

一條幽暗的老路竟也懸起「燈火管制」的時髦招牌
來！

一個銅板的誘惑，

我憔悴於失落斑馬線的馬路。

一個銅板，僅僅是一個銅板的反面，我，

不得不委屈的欣賞不像是杜鵑的杜鵑——

白、紅、紫甚至粉紅的——一朵朵的花瓣，

不是爲了開放，而是爲了枯萎。

而今夜，火花的前夕，

我衝動如冰島的侯鳥；

且夢見

墨西哥灣流的老人夢見非洲海岸的獅子。

夢很圓形；

而椰子樹的路很長，很長……。

東冬

旱地之歌

偶爾 仙人掌以貧瘠的手
伸直希望的剎那
觸及夕陽暖冬冬的面積

我便追尋

如你是黃昏的落日

渲染一片東方的原始

山在遠處以童稚望我

步入重疊的夢圍成的沙漠之時

巖然 你成了歷史的產物

竟握住我追尋的圖

長長的河是你長長的髮

我便泛舟在古典

如泛舟在你汪汪的眼

是我踏遍的鹽水湖。

誤會的經驗

廖椅林

晒穀場 有小翼斜天幕翻起 不規的恐懼
朝着穹蒼 你腳的黑爪想捕捉
爲了你我也要變成橫臥泥地的鷄屍

未死的鷄屍

時間帶來你的肚腸也將埋覆你冷溫的羽毛
而你顫抖的小足
竟然無言的抵抗

不要受我 大地 不要受我
我不願爲鷄屍

你們側首相對 靜靜地死
等足已落下 配成一双打開的八字
你們看到生命 恨恨地睜開時間最後的睫毛
等首頸軟墜 再怒目也已成一對鷄屍

最密切的地平線一直低垂
散佈的黃米也可綴成你們的提灯
照亮歸去路 歸去路

多遙就有多少距離的盲途

今生你們只有三天的七彩光陰
而那蘊釀的黃斑却已若千年
你們乍見

乍見時已成鷄屍

是臍帶的脆弱 還是生命的冷漠

你們已成鷄屍

不是懦弱的才被埋葬

你們已成鷄屍

高原的三月仍是窮極的
幾何中心
獨存著振聾的生命
偶而低溫的嘆息滑翔而至
時間已潦草而過
板蕩之季
候鳥將何處歸屬啊？

垂直的舞台上
我們的關注被掩埋在角落
那主角屢屢闖入不毛
刺蝟之牆依然挺立
在
窮極的高原
三月
那主角的表情已經
很遼闊很稀薄了
深鎖的眉間
垂直的舞台被豎立
他的慾念遂不再循環
馳騁或者張狂

劉祥仁

高原的三月 / 垂直的舞台

in medley



黃宗柏

傾斜的午后

溶去雪。
山的姿勢依然迷著眼
的迷人或不迷人
褪去綠。
落英纏綿著草屍
在經意或不經意的守候里
悵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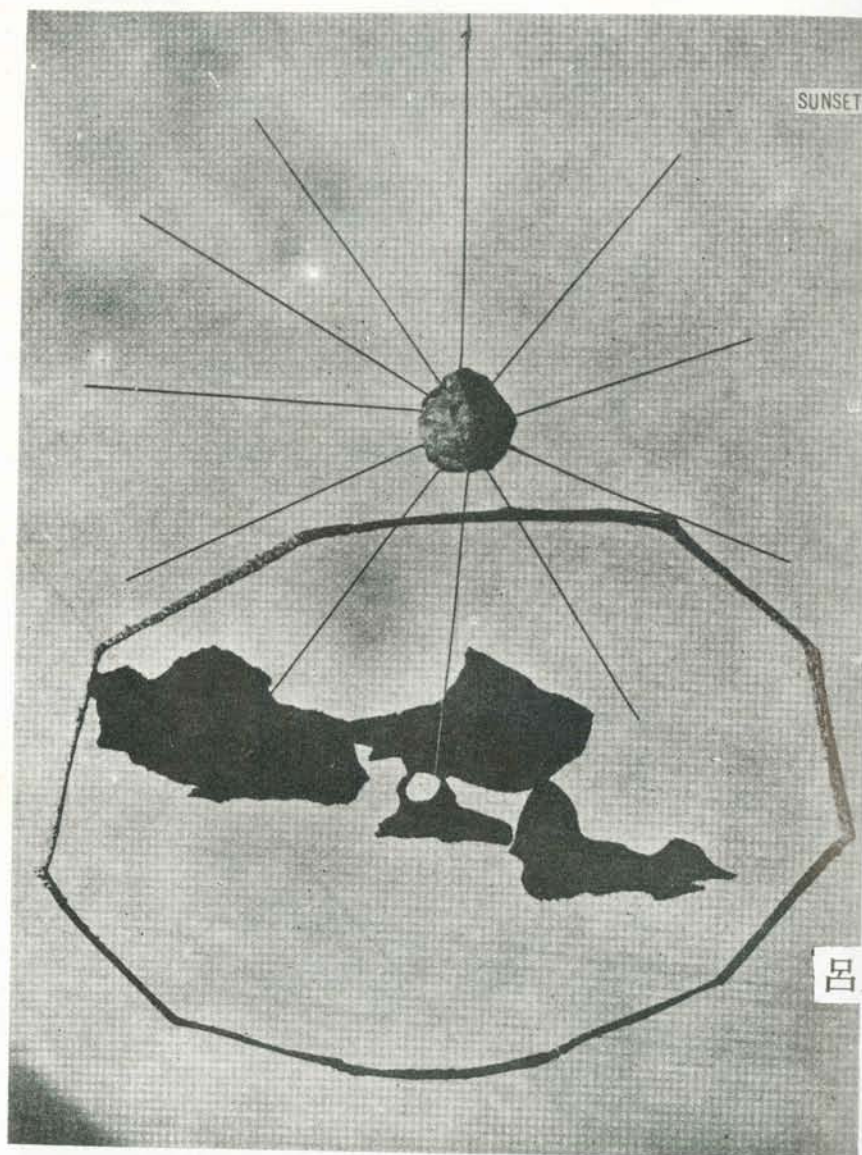
就有人把山傾斜了的樹傾斜了的
影
子
咬之嚼之嚙之。然後
唾成一截垂死的煙蒂

被分解了的夕陽之主題
煙 光點 灰燼
爭論著
存在的空無是否成其理由
一九七〇、二、一七



黃混生教授作品

SUNSET



見 我的母親

千觸萬觸

觸那一再寂靜的虛空

當震耳欲聾的寂靜激越而過

哦／母親

我該以怎樣的孤獨

孤立那空山而來的呼喚

一步一步 吻着你的腳印走着

一盆骨灰 曾是滿臉皺紋

滿臉皺紋 曾是兒時的母親

兒時的母親是愛的怎樣結合

而骨灰再燃燒

火焰會不會加亮

夜的子宮浮漾着酒精

而天空仍那麼準時 今夕

在時光隧道盡頭的混沌裏

一種渴望溶化

我的血脈遲遲不敢流動

當時間消失

大地震撼而過

哦／母親

我該以怎樣的姿態

舐吮那盤古的乳汁

母親，哦／母親

這是一則失傳的故事

你在我心中火化一千次



且向西 向西

依比昔日 默默

企求阿坡羅的座落東山頭